

戰亂前後的教會生活與詩班點滴

受訪者：張馮玉顏(下稱「顏」)

訪問者：吳略稚 Daniel(下稱「訪1」)；馬文駿(下稱「訪2」)

訪問日期：2012年1月14日

地點：聖公會聖士提反堂會客室

訪1：咁我哋介紹下啦，我叫做 Daniel，係聖士提反堂口述歷史嘅訪問員之一。

訪2：我係馬文駿。

顏：我識你爸爸！

訪2：係呀，你識我爸爸！

訪1：好歡迎顏姐你今日，喺1月14號呢日下晝四點鐘嚟到會客室。咁我好開心，因為之前個個都話呀顏姐你係…(訪2：一定要搵佢呀。)係一個活寶寶呀！(顏(笑)：唔係咁講啫？)係呀，好犀利㗎，因為個個一講起聖士提反堂都一定要搵顏姐呀。咁啱啱都講過，包括葉成樟話：「你問顏姐啦，顏姐會知好多嘢㗎！」

顏：我都唔係㗎，唔記得喇，有時知都有用㗎。不過你有咩問，你即管問，我知都會盡量講。

訪1：冇呀，想問吓你，個個都話你對士提反堂好有認識㗎，咁其實當年你係點返士提反堂㗎？

顏：細個媽咪帶我返嘅。我好細個已經喺度，因為我哋住喺呢度附近，隔離附近…般咸道呀，咁呢一區㗎嘛。(訪1：哦，般咸道…)係呀般咸道咪個便囉，either 般咸道又或者薄扶林道對面又住過，呢度隔離依家起咗大廈，起咗…但係再起過啲喇…我哋又住過。

訪1：即係興漢道個度？

顏：唔係，興漢道係呢邊呀，左邊，舊陣時係…聖索…(訪2：聖安多尼？)未到聖安多尼，直情係禮拜堂隔離呀。(訪1+訪2：OK)禮拜堂隔離依家個大廈呢，以前唔係大廈，而係四層高嘅樓咋。

訪1：即係屋仔咁樣？(顏表示同意)見你媽咪都有返聖士提反堂嘅。(顏：係呀。)哦…咁就即係有兩代[基督徒]？

顏：咁呀…都係㗎…(笑)(訪1：哦，係咩？)不過我媽咪就唔係好多時參與嘅，咁我哋細路仔就鍾意返(編按：返/玩，下同)囉，成日喺禮拜堂度玩。

訪1：咁你哋喺禮拜堂有啲咩…個陣時有啲咩嘅地方？

顏：初初我哋喺…青年部囉，冇學校…乜嘢都有㗎，係返禮拜堂。好靚㗎，嗰陣時我哋舊式嗰啲…斜呢…好靚㗎，全部都拉晒藤㗎，你睇返啲圖你都覺得好靚 (訪2：係呀出面都見到有一幅。) 係囉，咁就係拉晒藤嘅，而[現在]學校嗰邊呢就係一個…我哋上邊石級一個空地。仲有一間兩層樓嘅屋，嗰陣時我哋叫佢做…婦人館㗎。不過就唔係專做婦人嘅，只係唔知點解嗰陣時會有個咁嘅名。咁但係嗰陣時好似…側邊又好似有棟高樓…高啲嘅…咁嗰陣時好似呀馬鑑教授喺度住嘅。

訪1：哦！即係呢度出面…呢度…

顏：睇下先。禮拜堂…對住薄扶林道嗰度斜一斜，呢邊，就係嗰個空地。呢度前面都有啲花草樹木。咁然後上去呢個空地，然後嗰度兩層樓，就呢邊呢…即係禮拜堂隔開地方，呢度就有香港大學嗰啲…唔知係咩 building。都係幾層高㗎㗎。

訪1：哦，原來係咁。我哋啱啱都見過嗰度有啲相…係呀係呀…嗰陣時好靚㗎㗎。咁嗰陣時青年部係喺邊度聚集㗎？

顏：青年部咪就係喺個空地所謂埋面嗰個兩層樓嘅…我哋好似係叫做婦人館。我唔知點解叫做婦人館，不過樓下呢，就係青年部聚集嘅地方。樓上好似係有人住㗎。不過唔係幾知道。

訪1：但嗰度係咪教堂地方？

顏：都係教堂嘅[一部分]。因為教堂係咁樣形式啦，咁就斜斜咁對住薄扶林道。呢度鐵閘，個教堂咁樣形式。呢度教堂後面就有個塔，即係鐘樓。咁牧師就喺後面住嘅。咁連埋牧師過嚟呢邊呢，就係我哋所謂嗰個…個空地有個地方落去個鐘樓嘅。個鐘樓後面跟住就係個牧師住嘅。咁因為個空地嗰兩層樓呢，咁我哋青年部就多數喺地下嗰度聚集。咁活動都喺嗰度。

訪2：你嗰陣時嘅青年部有邊啲人一齊㗎？

顏：青年部嗰啲人…(訪1：葉成樟？) 呀葉成樟就…(訪2：未係…未曾返嚟。) 佢可能有得返但係佢冇乜參與嘅。嗰陣時看堂嗰個…有個人喺度住嘅，入門呢度禮拜堂，呢度就係禮拜堂要上石級嘅…個禮拜堂鐵閘喺呢度…喺呢個地下呢，即係…香港大學嗰座大廈，對落嚟嗰度呢就有間屋仔，俾嗰個喺度長駐，負責打理禮拜堂嗰個人喺度住嘅。咁佢個仔就參與我哋…吳積善…嗰個看堂嘅人姓吳嘅，我唔記得佢叫咩名，佢個仔就同我哋青年部一齊嘅。有吳積善呀，另外一個…嗰啲男仔好似…翟浩多。依家我都唔知呀吳積善去咗邊喇，而翟浩多都已經死咗㗎㗎。翟浩多…女仔我又唔係幾記得有邊一個。嗰陣時青年部唔係好多人㗎㗎。

訪1：嗰陣時我聽過好似有個毛雲龍…

顏：毛雲龍後一期㗎㗎，再遲啲，遲少少，毛雲龍就係…有參加詩班。咁我個妹…另外一個妹…第七妹又有㗎，嗰陣時又喺青年部。青年部又有啲…詩班呢就…有啲係聖士提反女校嘅學生，咁我哋自己又有啲教友啦，嗰陣時係霍永楷啦。我初期嘅時候伍冬瓊都喺度。冬瓊就仲早過我嘅。伍冬瓊係同我家姐嗰輩嘅，咁我嗰時候伍冬瓊仍然有一個時候喺度嘅。霍永楷…佢兩兄弟囉…剛才你話做律師嗰個，毛雲龍，毛雲蛟

兩兄弟。仲有佢啲…毛雲龍個妹毛麗麒。另外一個妹毛麗鵠就有參加喇…毛麗麒。嗰個時期仲有邊個呢？呂智信就再早啲，佢嗰陣時都應該仲喺度做嘅，呂大衛個呀叔。佢就同伍冬瓊嗰一輩，仲早過我。不過佢當時仍然都有做，呂智信個妹呂麗英…。而佢哋都好似喺將軍澳嗰度。呂麗英囉…呂智信…呂麗英…呂大衛就再遲啲嘅。

訪1：呂大衛依家仲唱緊詩班。

顏：仲有毛家，毛家就三姊妹囉，唔記得咗個妹叫做毛乜嘢。

訪1：我都見過毛家有好多人的。

顏：三姊妹都喺度。兩兄弟加個妹，毛雲蛟、毛雲龍、毛…唔知係咪毛麗麒…好似係毛麗麒，唔記得。毛麗鵠就有做喇，第二個。仲有邊個…(思想中)(訪2：一條呢，或者你記得嗰陣再話返俾我哋聽啦！)

訪1：咁嗰陣時喺青年部有啲咩做㗎？即係聚集一齊有咩反(玩)？

顏：我參加詩班後呢，就有乜參加青年部喇。細個就喺青年部，我嗰陣時都係…有乜特別嘢㗎！禮拜六開吓會，有陣時去吓旅行。

訪1：去旅行？去邊度旅行呀？(喺附近？)

顏：唔知呀，去吓新界啲啲囉，我都唔係幾記得嘅。

訪2：嘩…好遠㗎！

顏：嗰陣時根本上，佢哋[年紀]都比較大啲，而我就係細啲…(笑)嗰陣時真係細啲。

訪2：嗰陣時係幾年度呀？(顏：嘩，好多年喇！)或者係你幾[多]歲左右呀？中學？小學？定係出嚟做嘢咁樣呀？

顏：我嗰陣時應該讀緊係…我哋嗰個時代係我哋讀小學。我有讀完㗎，讀到小學三年級，咁我就入英文學校。咁我哋嗰陣時計呢就係由第九班讀起嘅。咁我三年班呢就轉咗去第七班入學，咁就「七六三四五二一」(編按：「七六五四三二一」)咁上嘅。咁應該係九歲至十一二歲左右。[這是我玩青年部的時候。]

訪2：即係青年部係你小學嘅時候囉㗎？

顏：應該係喇。但係我讀第七班啲啲都算係讀英文中學個㗎。咁我唔知(笑)，唔知係算乜嘢。

訪2：即係喺英文中學嘅第七班？

顏：係呀，係呀。

訪2：咁係咪即係差唔多中一咁上下？(顏：冇中一…)係咪同依家嘅計法一樣？

顏：冇中一，冇…。吓係，中一有高一，六年呀㗎？

訪2：如果小學有一二三四五六，咁中一咪第七囉。係咪咁計㗎？

顏：咁我轉過去又唔係讀小學六年級個啲，因為佢中文同英文嘅制又唔係直屬直升㗎。(訪2：哦，唔係嘅。)唔係㗎。因為英文個制呢係「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」咁上。(訪1：哦即係最高班係一嘅。)咁但係第一年級呢就係而家嘅…(訪2：中七?)二年級就係中學會考。(訪2+訪1：哦…)咁第一年級個陣時，初期就有話讀兩年(更正)讀一年嘅，咁就已經考咗香港大學㗎喇。係。咁所以你要計喇，我就唔識計(笑)。

訪2：咁即係差唔多小四五左右嘅時候囉。

顏：係囉，我諗我應該係八九歲。

訪2：你個陣時讀邊間學校？

顏：個陣時小學我讀個間叫做「專經」，一間係讀八股書嘅[學校]。不過八股書我唔係讀好耐嘅，我細個跟住我爸爸四圍去嘅。又去上海呀，又去暹羅呀，我喺暹羅返嚟嘅。泰國，咁又…仲去過邊呀？好似去過汕頭咁，我都唔記得㗎。咁我就係喺泰國返嚟就係入小學三年班咁。唔知三四年班咁我就轉過去英文中學…英文學校。咁樣讀上去。

訪1：英文係邊間呀？

顏：叫做 St. Agnes，依家有咗㗎喇。由佢開首入去讀，我啱啱讀到讀完中學會考，佢就有開嘞。(笑)啱啱由頭讀到尾。(訪1：係囉，由佢開始讀到佢有咗。)去到我大學一年嘅時候，我就去咗 French Convent…即係依家叫做… Anglo-French… 係咪叫做 Anglo-French 呀？好似唔係㗎…係喺銅鑼灣個一間呢，叫做 St. Francis…喺銅鑼灣轉角個度有一間，另外跑馬地又有一間…依家唔知叫咩名嘞。(訪2：St. Paul's Convent, St. Paul's Secondary) 係呀…咁我第一年班就喺個度讀嘅。啱啱我學校又結束，啱啱中學會考，會考完佢又結束，咁我就去咗個度讀…French Convent。

訪2：即係，係咪你讀一年班個陣時？咁就入大學？

顏：我有讀到大學，我轉咗讀商科。咁我讀商科讀咗兩年，咁我就出嚟教書。我喺 French Convent 教…呀唔係，未喺 French Convent 教之前，我讀商[科]個陣時，我就教一間夜校，教英文夜校。教咗差不多好似有兩年喇，啱啱 French Convent 個 Sister 又叫我返去教，咁啱啱喺個度教咗半年就打仗喇。咁所以如果我有讀大學呢，我就啱啱擺 degree，但我就有讀，我讀咗商科。

訪1：即係讀大學嘅時候係四幾年？

顏：係嘞，應該係三幾年，唔係四幾年…日本人四一年打仗㗎嘛。我讀咗兩年，兩年之後教半年書…三九，三八…應該係 1937 年。好似又計得唔係幾好(訪1：差唔多啦。)唔係 exactly 囉。

訪2：咁你個陣時你話你去青年部然後去詩班啦，咁你幾大開始去詩班㗎？

顏：詩班都係十幾…唔係，咁我就有一輪停咗，後期我就去咗教書，我教夜學，到打仗，打仗返嚟之後我先至去詩班。嗰陣時都二十至二十一歲…廿二三歲啦。

訪2：打仗完定打仗開始？

顏：其實未打仗之前我已經參加嚟嘞。嗰陣時係鍾仁立牧師嘅。鍾仁立牧師嗰陣時我已經做嚟嘞，做做吓就打仗。

訪2：除咗每次都要練詩之外，咁你嗰陣時詩班有咩做嚟呢？

顏：我就禮拜五練詩。冇乜活動㗎，初初嗰陣時係李補賜教我㗎嘅，之後就好似唔知係咪何可能，仲有一個醫生，個醫生叫咩名呢…嗰陣時個醫生嘅子女都有參加詩班。

訪2：係咪霍乜乜嗰啲呀？

顏：唔係霍乜乜，又係同埋我一間屋住嘅，佢住4樓我哋住2樓。佢都好咩㗎，好似佢都有個仔有參加詩班，但我唔記得佢個名。佢好參與禮拜堂嘅活動㗎。叫咩名呢？我都忽然間醒唔起嘞。佢之後移民移咗去多倫多。

訪2：咁喺詩班仲有啲咩人同你一齊呀？我睇返啲書呢，講話詩班好威，係全港第一個可以唱四部嘅詩班，係咪嗰個年代？

顏：係由嗰個年代開首，係霍永楷嗰陣時一路我哋都幾好㗎。人唔係好多，但係都幾旺盛，因為有幾大家族嘅人啦，姓霍佢哋有…霍氏嗰個大哥係牧師，霍永楨、霍永楷…對佢啲細路哥有印象(笑)。

訪1：我估呀…鄭穎妍知道邊個？

顏：鄭穎妍都未曾嚟我哋禮拜堂㗎。

訪1：係咩？佢話嗰陣時個詩班長係做醫生㗎嘛…

顏：啊…吳天…吳…死嘞，諗唔到…[總之係]姓吳嘅。佢喺禮拜堂參與好多嘢，佢係我哋嘅牧區議員㗎㗎。吳醫生。(訪2：可能我哋會搵到呀。) 㗎，或者你搵你睇返啦。(訪2：睇返啲資料啦。)(編按：吳天保醫生) 吳醫生、霍永楷嗰班。[吳]醫生就做咗好耐㗎。霍永楷做詩班，又參加青年部，聖誕佢哋做戲做得好好㗎。霍永楷、伍冬瓊嗰啲。

訪2：即係佢哋又會幫手喺啲戲社，劇社嗰度做戲？

顏：劇社嗰陣時就係後期嘅。除咗霍永楷，霍永楷就有參加劇社。後期我哋有一個劇社同我哋有聯繫嘅，咁樣啲人就參加。但係我就唔記得佢咩名嘞(編按：春秋劇社，參考賴兆炳伉儷訪問)。有個劇團㗎。我哋有啲詩班員都係劇團嘅成員㗎㗎。

訪1：好似以前復活節嗰啲就會去做話劇。好似《蝴蝶夫人》嗰啲經典咁，好犀利㗎。

顏：《蝴蝶夫人》係再早期啲。仲早過我(笑)。

訪2：仲早過你？

顏：係呀，嗰陣時佢哋嗰班人做戲好叻㗎，伍冬瓊嗰啲，霍永楷嗰班人做戲好叻㗎。仲有其他人，因為係比較早啲嘅我就唔熟㗎。我後期先參與，即係遲過佢哋一個程序。

訪2：即係大約…你可能係差唔多中學左右咁樣嘅時候你就參加詩班？

顏：但係我印象又唔係㗎，參加中學後期囉，即係喺比較高班嘅時候參與。因為我最參與得多就係戰後。我真係從來詩班我都有缺席㗎。

訪2：嘩，好叻呀。

顏：(笑) 嗰陣時我哋有點名㗎嘛，我成日擺第一㗎！(訪1：咁犀利？) 因為，我根本上冇乜特別嗜好，咁就唱詩，咁我就個個禮拜我實到咁嘛。練詩我又到，又喜歡唱啦，咁所以就係。

訪1：嗰陣時你唱咩歌㗎？係咪都係唱…

顏：都係唱一般聖詩，加埋好多啲㗎，名作[曲]家啲㗎…唱… Messiah 嗰陣時唔知有冇唱過呢？因為我嗰陣時仲係好 junior，嗰陣時唱一音㗎㗎。後期我比較…先至睇譜識多啲我就唱二音。佢哋要我唱二音，咁我就變咗一路就唱二音喇。(笑)

訪1：我聽過啲人講話你係二音王！

顏：咁係因為我成日唱二音！所以「王」嘅意思係因為我唱得耐，並唔係好，唔係代表我唱得好！唱得最耐唱二音就係我！因為詩班個流動性都幾大㗎，咁好多時唱二音，嗰個 melody 唔係二音，所以就比較「甩咳」㗎。咁就好多人冇乜興趣唱嘅。

訪1：同埋有個叫呂麗英？呂麗英同你一齊都係二音。

顏：係呀。

訪1：嘩，咁好犀利㗎，唱 Messiah。

顏：哦…都係咁學吓啦，冇嘢㗎，咁你係唔係都…而家佢哋都唱 Messiah 啦！(笑) 即係裡面揀一兩首唱，有啲試過唱成首 Messiah 㗎。(訪1：好長㗎…) 係呀，成部唱。唱 Easter 嗰首就唱多啲…Easter 唱乜嘢…Crucifixion 呀唱多啲，短啲，同埋，唔使咁多獨唱。Messiah 好多獨唱啲就唔係好夠人呀。獨唱嘅人才好難得。

訪1：嗰陣時詩班有幾多人返？

顏：早期霍永楷嗰陣時係最多人，中間呢都好啲，因為霍永楷之後有個姓吳嘅，之後我哋仲有…依家都喺度嘅…何司能。何司能依家係音樂教授，佢最近有返禮拜堂，我嗰次返嚟都見到佢。佢喺英國度返嚟㗎，佢有四姊妹呀，四姊妹都係音樂家。何司能、何司權，另外兩個妹。有一個妹好早過身。何美基最細，另外何瑩基就最早[過世]…幾個彈琴又得，又唱得，咁但係就美基做得少啲，瑩基同司能就最多，司權呢就

較為少啲。司能又做指揮又彈琴。咁幾姊妹就變咗個陣時就更加人多啦，又佢幾個，又姓毛嘅又幾個，啲家族姓呀！（笑）

訪1：都好多大家族喎！咁係咪即係…毛家又係啦，呂家又係啦，呂智信佢哋…

顏：呂家就…中間就有呂大衛…唔係…呂大衛再後一輩…呂智信、呂保羅。咁佢哋啲唱得嚟。呂大衛就後期一啲，仲有呂麗英，仲有一個呂麗咩呀，呂麗群呀好似。我唔記得嘞。

訪1：係咪呂麗英呀？仲有個呂保羅…噃，要問下呂大衛先（訪2：係囉，要問下大衛先，擺返條 Family Tree 出嚟呀！）

（大家笑）

訪1：咁你話你個陣時有教英文，咁你個陣時有冇喺教堂幫手[開啲英文班]？

顏：教堂？我有呀。我只係初期喺青年部，之後去咗詩班我就好少去青年部嘞。咁之後就去到張榮岳牧師嚟 [聖士提反堂] 之後呢，咁我哋就打羽毛球。一路成班人都打羽毛球，[青年部] 就有參與嘞，係做詩班。咁打羽毛球就係因為呀張牧師鍾意打羽毛球，咁我哋一個禮拜有三晚。

訪2：就係喺呢度打？

顏：喺小學，小學嘅健身室囉。初初唔係嚟，初初所謂個個婦人館樓下呢，我哋將佢整咗羽毛球場嚟，因為室內咁就求其畫幾條線咁。後尾起咗學校呢就喺小學，呢個健身室打嘞。咪一路到依家，依家都仲有，不過啲人已經轉晒啦。都有幾個人，後期就都有啲唔係教友都參加嘅。咁佢哋租禮拜堂打啦，據我了解就係佢哋子女有啲都仲繼續喺度打嘅。

訪1：哦，原來係因為張榮岳牧師鍾意打…

顏：佢鍾意打所以就帶動囉，佢喺度變咗我哋成班人咪跟住佢打。

訪2：咁同埋你哋又住得近，隨時落嚟都打得。

顏：咁又唔係一定俾我哋打嘅，佢一個禮拜[開]三次咋！開放三次，所以變咗青年部就有參與囉。

訪2：不如講下你間屋㗎，你頭先講過話有馬教授啦，你哋啦，仲有幾個都係住你哋個間屋喎。

顏：哦唔係，唔係個間。（訪1：有第二間？）馬教授佢就係貼近禮拜堂咁樣，呢度就婦人館，呢度空地，呢度係我哋禮拜堂個花園，係喺呢度有兩層…唔知兩層定三層…係大座嘅，仲大座過我哋婦人館嘅，但就唔歸我哋嘅，係大學堂唔知宿舍定乜嘢嘅。（訪2：大學個面嘅？）係，咁我就知呀馬鑑教授就喺個度住嘅。

訪2：咁樣講法你哋即係只係住附近。

顏：係呀，呢度禮拜堂…呢度禮拜堂嘅鐵閘…呢度有條巷，我哋就住呢度嘞…嗰間屋。咁即係隔一條巷之嘛。我哋呢間[屋]零零丁丁，我哋後巷呢…呢條巷…喺呢度禮拜堂，呢度後巷就係般咸道嘅後門喇。般咸道嗰列屋唔係而家啲新屋呀，嗰陣時個個都係得四五層㗎㗎。咁我哋間屋零零丁丁…呢度有一條巷。

訪2：即係正門喺薄扶林道，後門先係般咸道？

顏：我哋間屋直情係薄扶林道，同般咸道冇關係，因為隔咗條巷，個巷[入面]嗰啲屋呢，就係般咸道嘅後門。

訪2：禮拜堂嗰陣時正門喺薄扶林道？(顏：喺薄扶林道)，後門喺般咸道？

顏：但[般咸道]好似冇得出。(訪2：冇得出添呀？) 唔知有冇得出呢，我有乜印象。因為呢度上去就婦人館，嗰度好似有地方出㗎。起過之後先至完全唔同晒之嘛。起過之後就般咸道有門，有兩間，呢間嘢都有㗎喇，可能係我哋要埋呀。唔知係咪呀。

訪2：戰前，打仗嘅時候同戰後嘅教會生活，或者有冇啲嘢係令你印象好深刻㗎？例如打仗嗰陣時應該係一個好特別嘅時間啦 (顏：打仗時都喺度！) 你喺唔喺香港呀嗰陣時？

顏：喺度！但好短，因為一起首打仗嗰陣時就係鍾仁立牧師喺度嘅。咁一打完仗…睇下先…打完仗…係十二月廿五號打仗，好似打咗一個禮拜到就有咗，香港有咗，日本人嚟㗎。我哋都有嚟禮拜堂，不過嗰陣時期都好混亂，好混亂，咁但係我跟住…睇下先…十二月…淪陷，我就…好似二月我哋走㗎。我就跟我嗰時男朋友…我先生…佢就喺喺廣東讀大學嘅。咁佢打仗嘅時候就喺返咗嚟，佢讀完大學喺內地度做嘢，咁就返咗嚟。點知佢返嚟就打仗，咁佢屋企就咁俾炮彈打中，咁佢屋企人變咗就搬去佢爸爸洋行寫字樓度住。咁變咗我哋好快呢…戰後二月[十二月淪陷]…我爸爸好驚…因為啲日本人專門搵啲女人㗎嘛…咁我哋就…佢[話]：「而家我哋快啲離開。」咁我就跟咗我男朋友一齊返咗大陸。咁所以戰後嗰啲我都唔知㗎。

訪2：即係打仗開始你就去咗大陸喇。

顏：日本人一入嚟之後兩三個月後我哋就走，因為佢開首話俾你回鄉㗎嘛，咁我哋咪走㗎。咁之後就，到到和平我先至返嚟。咁和平嗰陣時就好似…(訪2：都係鍾仁立牧師？) 初初返嚟唔知係咪鍾仁立，我唔係好記得㗎。

訪2：有冇聽過呢，戰時…或者係嗰段時間禮拜堂係點㗎？有冇繼續崇拜？

顏：崇拜我就唔知㗎。我嗰陣時冇乜聯絡[禮拜堂嘅人]。

訪2：有冇聽過啲人話嗰陣時有日本仔嚟呀…又點呀…咁樣？

顏：冇…佢哋好似都繼續㗎。

訪2：咁戰後返嚟之後你就繼續做詩班？

顏：係呀。

訪2：都係禮拜五夜晚練習？

顏：哦，嗰陣時唔知係咪禮拜五，唔記得嘞。(笑)

訪2：即係總之一至五嗰啲時間夜晚嚟嘅。

顏：係呀。睇下係咪夜晚練習…戰後…冇乜印象係咩時間練習，不過總之係有一日練習。

訪2：嗰陣時仲未嚟依家詩班房嚟嘛，都未起新個幢。

顏：初期返嚟…未有未有，係張榮岳牧師之後佢先至拆舊堂。

訪2：咁嗰陣時詩班喺邊練習㗎？

顏：我哋喺禮拜堂裡面練習囉，直情喺詩班位嗰度練習囉。嗰陣時張榮岳…嗰陣時嗰個吳醫生…我硬係講唔出佢個名。嗰陣時吳醫生呀，仲有我哋個教授呀，依家忽然間我又講唔出啲名。(笑)

訪1：唔緊要。

顏：何可能，嗰個時期…仲有一個，李…李森，不過李森佢就做過指揮，但係佢就…佢都係好似教音樂嘅。但係佢就有乜彈琴呀嗰啲嘢。就有話…呀吳醫生，吳醫生個仔佢都彈琴㗎。就何可能幾姊妹，咁嗰個時候詩班就唱得最多嘢嘞。(訪1：嘩，咁即係又有個何家…何可能佢哋。)何家幾姊妹。(訪1：嘩，真係有幾個家族)幾個家族呀！士提反堂好在有幾個家族，因為通常家族就係父母係基督徒多數帶埋啲子女返嚟㗎嘛，咁所以[就有]呂家，何家…呀何可能個媽咪又係喺我哋禮拜堂。嗰陣時已經係戰後，起咗新堂㗎嘞，佢就教小學。何可能個媽咪係教小學㗎。同埋依家呀黃主任嗰啲囉，黃主任係幼稚園主任㗎嘛，咁其他[人]佢哋就教小學。初初就小學，之後又有中學。

訪2：你最好嗰啲朋友都係禮拜堂嗰啲啦係咪？

顏：係呀。

訪2：就係通常就一齊[做]詩班？

顏：係嘞。

訪2：咁之後會唔會喺婦女部咁樣呀？

顏：婦女部少啲呀！(笑)(訪2：少啲呀嘛？)因為[我]群住班詩班㗎嘛，舊時婦女部呢多數就係專責賣物會呀，佢哋有佢哋嘅祈禱，以前有家庭祈禱。佢哋就負責家庭祈禱會呀。嗰陣時家庭祈禱會就好似一個禮拜一次呀…定係一個月一次…就去人哋屋企聚會嘅。咁邊個歡喜就請班婦女部同埋牧師去[佢屋企]囉。咁佢哋多數就負責賣物會，詩班我哋就多數專注唱詩，其他嘢好少參與。

訪2：會唔會去其他禮拜堂唱或者有啲大時大節會聯合㗎？

顏：有聯合詩班。(訪2：例如詩班節？) 詩班節，係囉。(訪2：係咪一年一次？) 有一兩次啦，好似唔止一年一次㗎。有時好似唔知復活節定咩都有聯合㗎。聖誕就有。

訪2：喺邊度唱㗎？記唔記得？有冇印象？

顏：喺 St. John's Cathedral，聯合詩班。嗰陣時又有咁多教會，馬利亞堂呀…聖士提反(訪2：保羅，三一，諸聖) 係呀係呀，你又好嘢(訪2：應該係嗰幾間嘞。) 我又噏唔出喇。咁嗰陣時一到將聯合咪自己[先]練㗎，練三四次就去唱。(訪2：咁快？) 係呀。

訪1：即係各自練。(訪2：哦咁又係，即自己各自練熟晒先去夾。)

顏：係呀，各自練。咁就李守正囉，多數李守正做指揮，李守正依家仲喺諸聖係咪呀？

訪2：馬可呀好似…(顏：依家喺馬可咩？) 唔知，但好似係。

顏：馬可堂喺邊度㗎？(訪2：唔知。)(顏和訪2笑)

訪1：喺何文田。

顏：哦，咁諸聖依家邊個做呀？

訪2：諸聖依家係呀范晉豪。(訪1：後生仔牧師。)

顏：因為李守正呢，佢就係鍾仁…呀唔係…佢仲早過鍾仁立呀佢爸爸。

訪2：李守正係李求恩會吏長[個仔]…

顏：我就係李求恩會吏長洗禮嘅。

訪2：哦，李求恩會吏長幫你洗禮嘅…

顏：係呀。

訪2：李守正有冇喺呢度做過牧師㗎？

顏：有冇有，佢係佢爸爸過咗[身]…佢爸爸入過內地。佢哋好似成家都入過內地。我喺韶關，不過我都始終冇入過佢哋禮拜堂，因為我一去到就去咗一間好似係浸信會嘅教堂，咁我喺嗰度住。因為佢哋聖公會淨係得呀李求恩牧師喺何文田，嚟我哋度好遠㗎，所以我就冇去返聖公會。[我]喺內地就去咗循道會。

訪2：咁呀李守正嗰陣時係咪同你哋一齊，(顏：早期有) 即係你話李求恩牧師喺度做牧師嘅時候，佢個仔就應該同你哋差唔多大？

顏：係呀！佢有十個仔(訪2：十個仔呀？)…九個仔一個女(訪2：嘩，咁犀利呀？) 係呀個個都…佢哋自己已經係一個詩班！(笑)

訪2：係囉，聽聞呀李守正牧師音樂好叻㗎嘛！

顏：佢好叻[彈]風琴呀，佢好多見[識]…好多識風琴嘅人都係佢教出嚟㗎之嘛！早期冇人教㗎。

訪2：佢係咪都係我哋詩班嘅人㗎㗎？

顏：係，佢早期，即係李求恩嘅時期佢咪係囉。一路係…鍾仁立係李求恩牧師之後嘅，咁李求恩牧師喺呢度做嘅時候佢咪成班㗎晒度囉。

訪2：咁李補賜係咪又係李守正嗰堆㗎？係咪佢啲兄弟姊妹呀？

顏：哦唔同嘅，李補賜係另外一家㗎嘞。李補賜就叻喇，李補賜係仲早過…仲早過…呀點解李補賜係…嗰陣時…可能李求恩走咗之後李補賜做咗，我撈亂咗呀。我唔記得。不過李補賜好叻㗎，佢有學過琴㗎。(訪2：咁犀利？)佢自己…(訪2：自學？)自學咁樣可以彈琴(訪2：嘩好叻㗎！)可以做指揮(訪1：嘩，好犀利㗎)。你問下佢啲仔吖，而家仲有返㗎。

訪1：呀基哥，係咪呀？

顏：呀基…仲有邊個？好似係李美基呀…和基係個仔㗎嘅。佢有幾個仔嘛，不過嗰幾個仔都好似有做詩班㗎。(笑)好似得兩個女做詩班咋。美基，和基…頭先個女叫咩名？凝基？唔係…凝基…唔係…李咩基呀？華基係仔㗎嘅…和基、華基，係咪有個叫道基呀？我唔記得嘞。啲仔倒轉(反而)我哋唔係幾識佢兩個，幾個女就有做詩班。

訪2：嘩，咁嗰期真係好多音樂好好嘅人㗎！

顏：聖士提反堂有好多音樂人㗎，係呀。

訪2：頭先你講緊呀李補賜呀、何司能呀、李守正牧師、李求恩牧師嗰班人呀，係全部都好專音樂嘅人㗎個㗎！

顏：不過李求恩牧師就唔係做咗好耐，因為佢嗰陣時唔知之後調…係咪打仗佢去咗第二度…我唔知呀但係…佢完咗之後就係，第二個牧…呀邊個做㗎嘞。或者可能佢好早就調咗去第二度都唔定㗎。唔係好[肯定]，都有啲撈亂。但係佢完咗先至到呀…名我噏唔出嘞，第二個牧師。(編按：指鍾仁立牧師？)

訪1：嗰陣時咁你又話李求恩牧師幫你洗禮，咁嗰陣時有冇堅信禮呀？即係按手…

顏：有㗎我哋十六歲先至有堅信禮。我堅信禮嘅時候就唔記得仲係咪李求恩。

訪1：定會唔會係何明華？

顏：[係]何明華，我堅信禮係㗎，嗰陣時會督幫我做堅信禮…何明華。

訪1：哦，何明華嘅。嗰陣時都係喺聖士提反堂嘅？

顏：喺返禮拜堂。

訪2：其實何明華識唔識講中文㗎？

顏：識！(訪2：佢識㗎？) 唔係好多，但佢識講中文㗎。

訪2：咁例如堅信禮嘅佢會講英文定中文㗎？

顏：哦…(笑) 佢讀聖經同講道就唔講中文，但係佢按手㗎我哋個頭…我哋成日笑佢嘅。(訪2：講錯名？) 佢唔係講錯名，係講歪㗎。(訪1：全部都唔同晒？)(訪2：係好好笑咁嘛？) 咪係囉[所以]我哋成日笑，馬可最記得，佢摸住馬可個頭叫佢「之女」，所以佢真係好[好笑]，又或者佢會錯意，我哋[講]「之子」「女」咁嘛，咁佢就叫錯「之女」，所以當時我哋成日笑佢。(訪2：就笑佢係女仔？) 係呀，佢係講嘅幾句就用中文，其他嘢都唔係㗎。(訪2：哦，係呀？) 但佢識講幾句㗎。

訪1：咁你應該同佢溝通到啦，你教英文，你[嘅英文水平]應該好犀利。

顏：我唔係，有乜犀利啫？搵飯食之嘛！(笑) 呃飯食咋個陣時，教夜學，呃飯食㗎咋我…

訪1：咁你聽唔聽得明何會督講道？

顏：聽得明，聽得明。佢…睇下先…嗰個時期冇人翻譯我都唔係好記得嘞。要唔要人翻譯我又唔記得。

訪1：但係如果有翻譯唔係個個都識聽個㗎…

顏：可能有翻譯，我唔係幾記得。

訪1：即係[何會督]都係講返啲聖經嘅嘢？

顏：係呀。

訪2：仲有邊個牧師你有印象或者好深刻㗎？例如張榮岳你應該就會熟㗎啦！

顏：最深刻[係佢]啦，比較熟㗎。

訪2：你哋一齊打波。

顏：係呀。

訪1：一個禮拜見幾次。(笑)

顏：係呀。

訪2：佢係點樣㗎？

顏：張榮岳係好好傾㗎，佢做牧師之前，佢係華僑日報嘅翻譯。佢係華僑日報嘅翻譯主任，即係所有外國來電呀，咩嘢都係佢做㗎。咁所以佢對…佢又好識講嘢㗎。個個人佢都傾得埋㗎，咩佢都有得講㗎，因為佢知識又豐富。嗰個時期你真係起禮拜堂，我哋起新禮拜堂都全靠佢。冇人夠佢咁夠膽。我哋第一個禮拜堂係有冷氣嘅。

訪2：係呀係呀，鄭主教成日都話佢幸好喺度出身，如果唔係熱到佢傻㗎。(顏笑)

顏：係呀，係得佢一個咁夠膽，嗰陣時邊間禮拜堂有冷氣啫？冇㗎。係得佢夠膽，即係夠膽駛咁多錢呀，你知籌款唔係咁容易咁嘛。咁佢搞得掂，咁又起學校，又小學又中學咁，係完全靠佢。

訪2：嗰陣時已經係一九六幾…五幾六幾嘅事囉嗎？(訪1：五幾啦。)

顏：唔記得幾多年喇我。

訪1：咁嗰陣時起新堂係咪伍振民則師[負責]？

顏：伍振民…係，伍家又一家，不過伍振民個家呢，係第一個…伍麗儀…唔知係咪叫伍麗儀，係得一個女做詩班。其他都有做詩班嘅，佢哋可能青年部多啲。伍振民就青年部多啲。

訪1：佢係大哥哥嚟㗎。

顏：係呀。伍振民…係呀。你又提吓我，我都唔記得青年部個啲。你講起我就記得。

訪2：你嗰陣時教書，咁你有冇教主日學？

顏：冇冇冇，我仲教？…(笑)(訪1：全程都係詩班。)

訪2：既然你係老師應該梗有人叫你教主日學。

顏：根本上我唔夠道行！(笑)(訪1：講笑呀顏姐你！)唔係呀，因為我參加研經班就好似依家咁十點鐘至到十…唔係…係九點半至到十點半，嗰啲研經班就有真係認真去鑽研。咁只係靠禮拜日聽冇乜用嘛！(訪2：聽道咁樣？)聽道[唔夠]，你教主日學就真係要學咁嘛！嗰陣時呀黎師奶就訓練咗好多人，都係全靠呀黎耀球師奶，所以成班主日學學生都係佢教出嚟嘅。佢嗰陣時好有程…次序咁教好多人，個組織[能力]又好。

訪1：點解會叫做黎師奶？

顏：以前啲人係咁叫師奶㗎。(訪2：即唔係叫夫人咁嘛？)唔叫夫人㗎，個個都係叫師奶㗎咋。牧師就叫師母，一路都係一樣啦，但係其他人個個時期係叫師奶㗎。邊個人個太太都叫師奶。霍師奶…霍氏又係啦…兩家。

訪2：你係咪喺士提反堂結婚㗎？

顏：唔係，我係打仗之後結婚㗎。(訪2：哦，即係四幾年？)喺內地結婚，係循道會嘅牧師，我一入循道會…好在循道會…唔知點解會跟咗佢哋班人，去咗佢度，喺佢哋…大陸，我係韶關，就我都唔記得點解會跟埋佢哋班人一齊。咁可以住到，佢哋有啲地方俾你住。(訪2：禮拜堂嘅地方。)就收容啲難民之類。咁我喺佢哋度住，一路就跟咗佢哋禮拜堂，咁就喺禮拜堂結婚。

訪2：咁你同你男朋友嗰陣時係咪喺士提反堂識㗎？

顏：唔喺士提反堂識嘅。我識佢嘅時候佢唔係教徒㗎。我哋喺青年會，男青年會，我細個真係好曳，我又唔怕，真係邊度都去。咁嗰陣時啲女仔好少話去[男青年會]，

[因為] 有女青年會。女青年會我都有去，我由細個喺學校，有[接受]女青年會嘅教育，咁但係我哋班有兩三個[同學]，我哋跟咗一個先生，佢係姓鮑嘅。佢哋鮑家就係返馬利亞堂嘅。鮑家好出名，都係大家族嚟，佢係老師，佢都好鍾意玩嘅，所以成日帶我哋去游水、打波。咁佢就帶咗我哋去男青年會參加佢…好似唔知係游水[班]定乜嘢。咁喺嗰度就識到啲人。[我都有]參加佢哋個青年部，佢哋有個青年部就同佢哋班人玩。咁就認識咗我外子。咁佢後期係因為我而洗禮，佢都喺士提反堂洗禮。

訪2：佢洗禮就應該係…係咪張榮岳牧師？

顏：好似係鍾仁立。(訪2：鍾仁立係再遲過張榮岳牧師㗎？) 係喎，但係我覺得佢好似係鍾仁立洗禮嘅。我哋未去[大陸之前]，我爸爸…因為佢喺大陸返嚟…咁佢帶我哋走，未走之前我爸爸…即係雖然我哋係訂咗婚，但係佢就都唔放心。咁我亦都話：「你唔係基督徒。」咁所以嗰個時期…返嚟之前，未打仗之前，我要佢參加…聽洗禮班。咁就係鍾仁立同佢洗禮嘅。

訪1：嘩，好好喎，顏姐你。

顏：唔係呀，咁你大家信仰唔同，你到第日[相處]會好麻煩囉，咁佢都[聽我講]，因為嗰陣時啲男仔聽話啲。(笑) 咁你唔肯我可以點樣同你可以行埋一齊啫？咁可能佢都…唔知呀，但卒之佢都有聽洗禮班，卒之佢都受咗洗，咁我爸爸先至放心俾我哋…咁我啦、我細佬啦、我另外一個妹、另外有個工人跟埋我哋去。

訪2：爸爸反而留嚟香港？

顏：我爸爸留嚟香港。佢點走得？我哋冇…咁我走就係靠我未婚夫帶我去，咁佢去到佢點負責咁多人？個個去到內地都有謀生本能咁嘛！錢你又唔帶得幾多，而且打仗嘅時候啲錢全部都…(訪2：換晒軍票…) 唔係換晒軍票，初期我哋走嘅時候都未發軍票。因為和…十二月廿五號打完仗，我哋二月就走嘞。佢一開放話可以回鄉，就已經即刻申請嘞。咁嗰陣時啲錢又唔郁得，咩都唔郁得。嗰陣時都未有話有咩特別管制。

訪2：你爸爸係咪都係返禮拜堂？

顏：我爸爸冇返禮拜堂，佢係…(訪2：係媽咪返？) 佢係基督徒，但佢係唔去禮拜堂嘅基督徒。佢細個喺男士提反讀書…赤柱聖士提反讀書㗎，佢一路都係所謂受基督教嘅教育，但係我唔知點解佢冇返禮拜堂。人哋都係聖誕都有返一年，佢聖誕都唔返嘅。

訪2：咁係媽咪返係咪呀？

顏：媽咪返，係呀。

訪2：咁媽咪有冇講過佢打仗嘅時候有冇返嚟[禮拜堂]呀？

顏：冇呀，佢哋都有乜…冇…有機會講…打完仗之後返嚟呢，我媽咪就係血壓高，咁都係…都…好麻煩。(顏笑) 唔好意思…(訪2：唔好意思呀，我哋唔好意思就真啦。)

佢都捱咗好多年，不過佢就有乜講嘢。佢隻手又爆過血管呢，後期行都勉強行得吓，但係隻手又唔郁得，咁佢都有乜去禮拜堂嘞嗰陣時。多數喺屋企。

訪2：你哋平時詩班會唔會間中去下唔知邊個屋企，又或者一齊燒嘢食呀？

顏：有，個陣時霍永楷個陣時就最多啦，因為佢喺藍塘道住，佢屋企又好大。

訪2：藍塘…(訪1：即係跑馬地囉！)

顏：跑馬地藍塘道頂個度間屋我而家仲認得，仲喺度呀。

訪1：吓咁犀利？(顏：係呀) 即係個咁屋仔？

顏：唔係屋仔嚟㗎，佢間屋幾大㗎，佢自己裡面有唔知兩層定三層。

訪1：因為我見藍塘道頂個咁係一兩層高但係好大咁嘛。(顏：係好長咁嘛)，即係佢個面就係兩三層咁樣，但係裡面係好大咁嘛。

顏：佢裡面都幾大吓㗎。係呀，嗰嗰藍塘道上到頂，個巴士轉呢面，嗰嗰呢個 corner，(訪2：轉左嘅 corner 就有)，就喺個度。(看舊照片)

訪1：係囉，藍塘道一路上，一邊就上山，一邊就係近馬…

顏：喺個度一路轉左上去再轉過嚟呢邊，成和道喺呢度，藍塘道喺呢度，差唔多 meeting place 咁滯。個度有間[屋]。嗰嗰佢個度就好似成和…唔係…成和坊呀，佢後面仲有屋㗎。但係就未曾轉過去尾站。

訪2：咁就即係可能三四十人一齊咁樣，好熱鬧㗎？

顏：好熱鬧呀個陣時，佢聖誕就多數請我哋去，平日耐唔中都有。我哋有陣時…睇吓先，霍永楷…我印象就最記得去佢度。其他個咁又唔係點記得㗎。

訪2：你哋有冇咁因為詩班而出現嘅浪漫故事呀？(顏笑)(訪1：有冇見到佢哋呀？) 有冇咁已經識吓識吓…咦…兩個咁就結婚囉㗎！你哋個個禮拜都見，應該好多機會個㗎？

顏：有邊個詩班結婚㗎呢？我真係唔記得…

…

訪2：你做嘢做到幾時左右退休呀？

顏：我做到 75 歲。(訪1：嘩，咁犀利) 我 70 歲…我係秘書㗎，我 71 歲…好似 70 歲定 71 歲，我正經個份…我做秘書辭職，因為要我退休。咁跟住主教府…就馬可喺主教府做…佢哋需要一個人可以幫手做英文，因為佢哋好多時外國牧師㗎呀，都要幫手做英文嘅紀錄。咁樣，咁佢叫我幫手，我就做咗兩年義務。年幾義務喺個度幫佢哋。之後佢哋又請我做 full time，總共就做咗 5 年。咁我 76 歲先至移民㗎。

訪2：你移民之前都仲做緊嘢嘅？

顏：係呀，我係移民兩個禮拜前，我呀妹返嚟同我執行李！（笑）兩個禮拜前，我另外一個[妹]…第八妹…佢去咗多倫多，佢就返嚟同我執行李。我唔係幾想走㗎，不過佢哋話要我走，冇辦法。

訪2：你係二零零幾年移民㗎？係咪呀？

顏：九七呀。

訪2：因為我記得嗰陣時我有做詩班嘅，咁就話送咗件詩班袍俾你咁嘛。

顏：係呀。我有拎到呀。

訪1：有冇印象呀？

顏：有呀。（笑）唔好嘢唔記得，嗰件詩班。前幾年返嚟個詩班袍有人著啦！初初話我咁矮細詩班袍冇人著！（笑）卒之到上次返嚟有一個係好似我咁高矮嘅著咗。

訪2：咁就啱晒啦！

顏：係囉，咁就應該有人著嘅。

訪1：馬家都好犀利嘅。

顏：馬家都係呀，不過佢哋就係主日學部嘅。主幹呀！全靠佢呀哥…唔係…呀大伯，（訪1：叫咩名呀？）因為你爸爸…（訪2：馬偉康我爸爸囉。）

顏：係囉，全靠佢喺度做好多工夫。主日學就係佢係呀。出啲刊物呀、通訊呀…係佢（訪2：係呀，係呀。）主日學就靠你馬家。

訪2：除咗黎師奶，你有冇印象主日學仲有邊個？

顏：好多個都有教。

訪2：即係四幾、五幾、六幾呀，或者之前…

顏：我唔記得嘞。

訪2：你記得嘅係邊段時間呀？就係六幾、七幾黎師奶嗰陣時？

顏：係呀，黎師奶嗰陣時最記得，佢做一路…哦！我早期，我做主日學嘅時候呢，係黎師奶之前㗎。我未喺黎師奶嗰度做過主日學㗎。我做咗詩班之後就有做主日學。嗰陣時有個叫做十姑…李景師奶，咁佢，我哋成日個個都叫佢十姑。佢本身係看護出身。嗰陣時，我讀主日學，佢就做嘅。

訪2：哦，你都有教過主日學？

顏：我有教，我讀主日學咋。

訪2：即係佢教你嘅？

顏：係呀佢教我哋嘅。我未被黎師奶教過…之後我就做詩班。

訪2：黎師奶係咪同你差唔多大定係大過你啲㗎？定係…應該差唔多？

顏：我諗應該差唔多。

訪2：我以為佢會唔會係你嘅老師呢？定係佢係你嘅學生呢？

顏：大家都唔係。(笑) 互不相連。

訪2：哦，即係平輩嘅。

顏：佢喺主日學，我喺詩班。我一路都喺詩班。我參加詩班之後連青年部都有參加。淨係詩班。

訪2：咁然之後，即係一路二十、三十年都喺詩班。

顏：都喺詩班。

訪1：因為我見嗰幅相呢，嗰陣時詩班進堂會有枝旗入，平時[崇拜]會唔會㗎？(訪2：定係大時大節先擺旗？)

顏：我又唔記得㗎，唔記得㗎。

訪2：可能係大時大節先影相所以先有。(訪1：咁又係。)

顏：詩班自己有個十字架行頭㗎！(訪1：係咩？)好似有兩個十字架咁嘛。

訪2：一個就詩班嘅，一個就侍從同埋牧師咁嘛。

顏：好似係呀。我印象就係。由一個詩班擺㗎…好似係一個 server 擺…我唔記得㗎。我記得係要拎㗎。

訪1：嗰陣時都係著白袍藍色衫？

顏：一樣，詩班袍冇改過。

訪1：咁多年都係一樣？

顏：嗯，我哋聖公會差唔多都係，間間禮拜堂都係同埋[一款]詩班袍。

訪2：可能有少少唔同剪裁㗎。

顏：或者造[衫]嗰個人同你整。(訪2：係呀 有少少唔同。)

訪1：咁嗰陣時係點㗎？全部都喺士提反堂[造]？定係或者叫出面啲裁縫度身訂造？

顏：唔係，係擺出去造嘅。即係造慣一個㗎。次次都係擺俾佢造，或者新嘅叫佢造咁囉。佢哋好似買埋布俾佢造。

訪1：即係就係出面，而唔係自己教堂有人[幫手造]？

顏：有教堂[嘅人]，應該唔係教堂嘅人。冇人咁[好手藝]，即係做詩班袍，又有造埋樣…又要盛…我都唔知呀。

訪1：嗰陣時詩班入面多唔多規矩？即係有冇話邊個係詩班長？

顏：有，但依家唔知仲係唔係。我哋有職員咁嘛，阿勝哥、阿全咪係囉。仲有叫做…唔係音樂部長…係詩班長。另外有琴師，依家就多好多，但以前琴師得一個。

訪2：邊個呀？

顏：咪以前囉，一路…琴師就差唔多包埋指揮，不過人多嘅時候就有人彈琴。彈琴初期唔係咁多人彈得到。

訪2：通常係邊幾個彈呢？

顏：一個個時期囉，早期就李補賜自己彈埋添，自己做指揮。不過我哋就話冇乜特別嘢要唱。李補賜之後就係吳咩醫生。(訪2：吳醫生。)吳醫生個仔就彈琴，佢就做指揮。佢就教我哋唱。唔係…in between…一係早啲呀，好似仲有霍永楷佢哋囉，霍永楷…後期就何司能…仲有一個李森。李森教音樂，好似唔知喺聖雅各教音樂，定係咩嘅時期有嚟幫過手一輪。咁跟住就何…唔知係何司能先定係李森先，我都撈亂。跟住到何司能。何司能之後就…跟住就係咪呀…呀…去咗多倫多。邊個呀？噏唔出個名…莫太…黃麗兒。

訪2：咁就已經係黃麗兒？

顏：好似係呀…好似係，我唔知有冇記錯。仲有中間有咩呀…何司能，何司能之後有邊個呢？我又唔[記得]。因為何司能都幾早走，佢去英國讀音樂。(訪2：嘩，喺英國讀音樂？)係呀，去英國㗎。所以佢一路都之後喺英國住啦。(訪2：哦，即係佢去咗英國讀音樂之後就有返嚟咁滯喇，就住喺嗰面喇。)係，佢好似差唔多移民咗去英國㗎喇。

訪1：嘩，麗兒姐姐都好耐㗎…

顏：咁初時佢就彈琴嘅，之後做指揮，咁然後麗兒咪同呀…麗兒彈琴就到…麗兒同呀邊個？(訪2：心梅？)心梅彈琴就到呀…而家我哋個指揮係…(訪2：守宇？)守宇都好耐喇。(訪2：守宇都十幾定廿幾年詩班長㗎！)係呀，因為冇人咁嘛，麗兒嗰陣時就做早堂嗰啲詩班仔，就教佢哋，做佢哋嘅指揮，初期就係。又跟埋彈琴咁囉，咁就乜加埋彈琴，呀嘉敏，Beatrice…Beatrice咪衛心梅囉。(訪2：哦，心梅。)心梅都好耐㗎喇。

訪1：心梅好似都係細細個就返教堂。

顏：係呀，佢兩姊妹㗎舊時，個妹都做詩班㗎。之後結咗婚先至有做之嘛。(訪1：第時又問下心梅姐姐。)(笑)衛心梅、衛士翹。(訪2：衛士翹？)衛士翹結咗婚，因為喺新界住㗎好似，咁就好少返呢邊囉。衛心梅、衛士翹，仲有邊個？諗唔到㗎。

訪1：我見呀心梅姐姐同你都好好朋友㗎。(訪2：應該好 friend 啦係咪呀？一定好 friend 喇。)

顏：係呀係呀，一路咁多年。(笑)

訪1：你睇住佢大。(笑)

顏：我唔係，佢可以話我睇住佢大嘅。我都一樣咁[唔]生性！(笑) 仲細過佢㗎！啲唔生性嘅嘢仲細過佢㗎！

訪1：所以係囉，因為我上次見呀心梅姐姐坐喺你側邊嘛。

顏：仲有一個我哋嘅[詩班長]，而家喺美國，叫做咩名呢？好多詩班都有啲已經有做嘞，我而家呢次都見唔到佢㗎。

訪2：有啲又移咗民呢！

顏：係呀，有啲去咗大陸做嘢。秀妹呀。

訪1：哦係呀，秀妹姐姐去咗好耐嘞。

顏：上次返嚟我都有見到佢。(訪1：去咗好多年。) 去咗成六、七年都有嘞。

訪1：我記得好似零四、零五個陣時去嘞，依家都一二年嘞。(訪2：係呀，好耐嘞。)

顏：佢家姐又係詩班嘞，以前。(訪2：秀嫻？) 秀嫻。秀妹秀[嫻]…仲有一個…佢有個花名嘅。(訪2：Jenny 仔？) 唔係 Jenny 仔…有個…菠蘿包！(笑)

訪2：哦菠蘿…菠蘿喺度，菠蘿喺度。

顏：咩名？我淨係知佢菠蘿包唔知佢正名！(笑) (訪2：我都唔記得佢真名係點樣！(笑) 余…)

訪1：余詩雅！

顏：詩雅…係…詩雅。成日講啲名就好翳，點都噏唔出。

...

顏：我未見過你個個呀叔，牧師呀…馬偉利，係未見過佢，你哋幾個我都見過。

訪2：係呀，佢去咗第二間禮拜堂就少見啲囉。

顏：係呀少見啲，係呀係呀。你媽咪喺度個陣時都間唔中都見下，而家真係[冇]。

訪2：係㗎。

顏：唔係你媽咪…你婆婆！（訪2：我阿嫲！）阿嫲，唔係阿婆！

訪1：一係咁啦，我哋都差唔多，都唔阻顏姐咁耐。（訪2：多謝你分享好多唔同嘅往事。）

顏：我唔知呀，哎呀我都好多唔記得嘞。多謝你哋提醒我，想翻下舊時啲嘢。（訪2：係呀，好呀。）唔係直情唔記得呀，真係。

訪1：我哋呢就係睇吓啲相，聽吓人哋講。咁我哋聽完之後都[只係]一段段，咁你呢，你就有晒成個圖畫嘅。

...

訪1：我哋今日知道原來李補賜咁犀利，咁我哋又可以問吓和基。（訪2：問吓基哥。）

顏：係啦，問吓和基啦。無師自通真係好厲害。

訪2：係呀，好犀利呀。（訪1：咁就變咗可以綜合吓[啲資料]。）…

訪1：一陣間去邊呀顏姐你？

顏：冇呀我跟詩班…睇吓先，而家幾多點呀？

訪2：五點幾，差唔多喇。

顏：咁佢哋應該練得差唔多嘞。

訪1：五點半練完呀好似，係咪呀？（訪2：吓，咁早？唔係五點左右先練咩？）

顏：四點半練。（訪1：四點半…咪五點半[練完]囉。）係呀，五點半練完囉啱啱，飲茶囉。我叫咗呀 Jenny 買嘢，Jenny 又叫咗呀莫…莫咩呀？（訪1：麥信恩？）唔係，喺度做嘅。（訪2：莫宗桓！）莫宗桓…佢話叫莫宗桓負責啲，我唔知佢負責做啲咩嘢。（笑）睇下有啲咩食，你哋留低一齊吖！

訪2，訪1：好呀，好呀。（訪1：好吖，咁大家都差唔多嘞。）

顏：咪聚下囉。（訪1：係囉，可以聚下囉。）Okay。

(訪問完)